

书房岭的红色记忆

刘明秋

市委书记庄悦群近日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书房岭森林社区规划建设工作。他指出:要深挖“书房”内涵,围绕书房岭历史文化深化研究,系统梳理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根源,厘清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让书房岭森林社区涵盖其特有的文化元素和新时代韵味,充分彰显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魅力。

庄书记的这段话,唤起了书房岭村中一群老人对村史的回忆。大革命时期书房岭人跟着共产党轰轰烈烈闹革命,在茂南农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远去的农会歌声

“我们农民,要团结,要快起来!我有农民,我有力量。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打倒恶吏,打倒大地主。加入农会,自有利益永无穷”。这是上世纪20年代茂南广泛传唱的一首农运歌。1926年6月间,偏僻的书房岭“刘氏宗祠”也骤然响起这粗犷有力的《农会歌》,歌声唤醒了沉睡的村庄,让闭塞的农民逐渐觉醒。

1925年,茂南大地水深火热。茂南白土村人,中共党员朱也亦受党派遣,回茂南领导南路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茂南人民反饥饿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如洪流滚滚,冲击着四面楚歌的反

动政权。

1926年6月,朱也亦带领杨绍栋刘竹虎到书房岭村发动农民运动,筹建农会。据《高州县志》记载,“茂南的白土、书房岭、石车、阮博、山垵、造藤、石浪、飞马、袂花、鳌头等村乡,是朱也亦领导革命活跃地区,较早建立农民协会”,公馆书房岭村是继茂南白土村建立农会后,较早建立村级农会的村庄。

为何朱也亦选定书房岭为农运的一个发动点呢?这与刘竹虎有关,他是书房岭村人,熟悉村情,给在调研中的朱也亦提供了书房岭村真实的情况。

书房岭位于茂南公馆圩南面,当时是个荒僻村庄,全村同宗一姓,当年有280多户,约1300多人。书房岭村依山缓坡向东而建,西高东低,前田后山,延展开阔,远眺山车河,村后山地多。后有数户搬出大村在南侧另一山坡建居,为书房岭小村。

书房岭村大不富,穷人居多,农户多是耕种山边蚂蝗窠薄田旱坡,有的在外村当租耕佃户,温食艰难。一直以来,村中不少人以做泥水、铁匠、游医、店工、教私塾、剃头匠、屠夫、制鸡补锅、卖豆腐等为生,以挑担脚夫为活的也不少,被戏称为挑担村,而邻近村这种情况不多。村中有一富农,但同一宗族,盘剥不重,阶级对立矛盾不大。

朱也亦等人分析了村中情况,认为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会十分有利。他在刘竹虎引路下访贫问苦,在村中祠堂办起农民夜校,教人读书识字,朱也亦多次亲自为农友讲课,宣讲农民苦,教唱《农民苦》、《农会歌》等歌曲。这些歌曲通俗易懂,唱出了农民苦楚,激发着农民渴求解放的希望。

朱也亦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浅出地为广大农民解读《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的革命道理。农民来听课的越来越多,学唱《农民苦》、《农会歌》的也越来越多,有的还站在祠堂外听讲随唱。人们对农民苦难的根源有所醒悟,对组建农会意义有所认识。村民们说,“那个金塘口音的朱先生说到身边实际了”。

朱也亦以书房岭祠堂和刘竹虎家为活动据点,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理论。在参加活动的积极分子中,朱也亦秘密发展了刘汝勤等为共产党员,使之成为党在村中的政治中坚力量,推动农会活动开展。建立农会时,书房岭村有近千人参加农会,成为当时茂南地区参加户数、人数最多的村级农会组织。与此同时,他们还建立农民自卫队驻守农会,取代村里原民团治安队。农会是村中最高权力组织,宣传不准打骂妇女,不准

荒年放债剥削农民,积极推行“二五减租”,反对超耕易佃,保护农民利益。

书房岭农民运动,汇入茂南农民运动洪流,声势越来越大。时任反动区长张耀垣既怒又怕地说,“象书房岭那样的村庄,居然连祠堂都成了农会会址,农会全部掌控了村中一切事务,完全是穷鬼故事”。

发生在1926年的书房岭村农民运动,是茂南党组织领导的较早期的农民运动,对周边农民运动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

书房岭村农会建立后,朱也亦与杨绍栋刘竹虎迅速到书房岭村周边的乡村宣传发动建立农会,并推动附近村、乡农会联片发展,与书房岭村农会犄角呼应,壮大农运力量,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牛车街头声威震

1926年,成立不久的书房岭农会积极支持茂南学运,积极参与扳倒反动贪官恶吏、动摇反动政权的斗争。

茂南反动区长张耀垣勒索民财,贪赃枉法,欺压善良,霸占人妻,打压农会,民愤极大,群众纷纷要求打倒贪官张耀垣。朱也亦深入调查了解,充分掌握张耀垣罪证,也掌握茂南农、工、学联组织都得到发展、农民自卫军已成立且装备充实的情况,即向南路地委书记、广东省农协南路

办事处主任黄学增汇报,在他的指示下,发动茂南各界群众开展了反贪官倒张活动。倒张大会在茂南中学操场举行,先由茂南中学剧团演出《贪官张耀垣丑行记》拉开序幕,区公署受害职员谢某上台揭露张耀垣贪污公款和霸占人妻事实,各界代表上台揭露声讨张耀垣罪状,会后在公馆圩游行,走到牛车街区公署门前,杨绍栋刘竹虎指挥队伍高呼罢免张耀垣口号,茂南中学生高唱新编的《打倒贪官张耀垣》、《国民革命军军歌》和《农会歌》,震慑了区公署,社会影响极大。随后,茂南中学、平民学校、鳌头小学等学校举行总罢课,要求县公署将罢免状派送各县学校和机关,声援支持罢免张耀垣。

在倒张斗争中,党组织做好深入发动组织工作,茂南中学共青团支部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茂南公馆各界同仇敌忾。书房岭农会也是当时一支积极力量,不仅参加集会游行,农会还做了两大担白馒头,由农会主任刘士清带领上百名会员,将馒头分别送到茂南中学和平民学校慰问罢课学生,农会会员和学生一起游行高呼口号,支持学生运动。某天,我在记录开支情况,突然脑海里一道灵光闪过……晚

斗争精神深植人心

1928年朱也亦壮烈牺牲后,

白色恐怖笼罩茂南,书房岭农民运动陷入低谷,鼓舞人心的农会歌声渐渐远去,但农运斗争精神已深植人心。

书房岭素有崇尚读书、当兵报国为荣的村风村魂,经历农运洗礼,这一点更加突出。解放以来该村青年参军入伍者累计有数十人,退役后,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設骨干力量。有的退役在外地工作,有的退休后仍在发挥余热参加社会工作,这是村魂作用力在延续。穷益奋发,书房岭有诗礼传家、奋发图强的族训,族谱记述立族宗旨是以耕读奋发事业腾达为愿望。改革开放以来村中大中专生渐多,也不乏留学留洋者。在外出从业子弟中,文化岗位良材不少,村魂福祉传承,刘氏宗祠“青黎世胄,白水家风”影响深远。

90多年前的农会歌声远去,新时代正健步走来,书房岭这片热土灵气眷顾,村后的荒山野岭已开发成为大学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等院校座落于此。

从当年朱也亦发展农会选点书房岭,到今天市委书记关注书房岭森林片区建设,一条红线在延贯,书房岭的精神赓续传承,这对乡村振兴更是一个有力促进。

我的记账本

梁郁强

“2022年12月20日收到稿费100元,支付停车费10元、购物208元……2022年12月31日加油卡充值1000元……”每隔几天,我都会抽空认真地在我的记账本上记录着收支情况;每到月末,我都会花上半小时一丝不苟地盘点着相关数据;每到年末,我都会花上半小时一丝不苟地复核着页面上的每个数字。这是近十五年来我一直都保留着的一个习惯。

翻开厚厚的记账本,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烟火味的世界,一个个鲜活的数字伴随着一件件实在的物品扑面而来,令人感叹流连;品读着厚厚的记账本,犹如在喝一杯陈年佳酿,每一行数字、每一页记载,无论是呛口还是爽口,皆令人觉得浓郁绵长;审视着日渐泛黄的记账本,宛若在端详着一件粗糙质朴的艺术品,主角是自己,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那些年不同的自我;或捉襟见肘,或愁眉不展,或开怀畅笑,或竭尽全力……咬牙也好,舒眉也罢,似乎这个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昂首挺胸,奔赴前方。

闲暇之余,我经常在书桌前把玩着我的宝贝记账本。妻子有时候见我凝望记账本不言不语,怕我“走火入魔”,便会在旁边泼一盆冷水——真是的,你说你有什么便在这看着记账本发呆,难道你眼盯盯地看着它,你能够赚的钱会增多,你该花的钱会减少吗?我苦笑,每次回应她的基本上都是同一句话: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我在思考“道”与“度”的问题呢!妻子也就只能够任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其实,妻子对这本记账本也是很有感情的。在最初成为

“房奴”的那几年,我们想得最多的便是凑首期、搞装修、买家具、还按揭,以至于钱包里鲜有超过100元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可以用“亚历山大”来形容。可能是由于教学工作的繁琐,更可能是因为家装的压力的逼迫,妻子的心情颇为沮丧。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也不知道该如何地去开解她。某天,我在记录开支情况,突然脑海里一道灵光闪过……晚

上,我泡了杯茶给妻子,拿着记账本在她身旁坐下,拍了拍她肩膀,说:“老婆,这些年我们也干了很多大事呢?你看,我们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既交了首期,也买了车位,现在装修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干的这一切,对生活没有造成太多的影响——孩子依然去参加兴趣班、日常开支也没有大幅度削减、该给双方父母的也有所表示……我们咬咬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妻子也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记账本,最后,她说了句我至今依然记得的话:“对哦,这些年我们竟然可以这么厉害,还真的干了不少事!我们继续加油哈。”

从那晚起,她便满血复活了。自此,每次搞卫生,妻子都会爱惜地拿起我的记账本抹一下。有时候闲聊,妻子曾不止一次好奇地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记账的?是什么促使你一直记账呢?你觉得这样记账对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吗?”

面对着她的连珠发问,我也只能够不厌其烦地回答。

“记账本的记录日期显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9月份。应该是我们结束‘牛郎织女’般生活的那个秋天吧。”

“大学毕业前夕,我的导师

对我们说,参加工作之后要把收入分成三份:一份日用,一份应急,一份增值。我从中得到启发,我没有严格按照导师的建议去做,但我养成了记录收支的习惯。如果再往前考究,我也受到老爸的影响呢。作为农民,他特别注重投入与产出,每次买了肥料,他都会在日历上记录:肥料XXX元;每次卖农产品,他也会在相应的日期写上:收入XXX元,甚至连帮我姐弟俩缴交的学费、伙食费也会记录在上面。每年元旦,他便会整理上一年的数据,一阵算盘声响过,在当年的日历本首页我爸便会写上:XXXX年总收入:XXXXX元,总支出:XXXXX元。耳濡目染,这个习惯自然也慢慢在我的心田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在外人看来,我的记账本只是数字的堆积,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但在我眼中,它却意义非凡:它忠实地记录了我的生活,它原汁原味地承载着我的汗水和泪水,它清晰地记下了每个或动人、或无奈、或尴尬的片段,它成了我记忆库里不可多得的物证……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我的人生态度甚至某次抉择。”

进入新时代,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的使用方兴未艾,我们的每一次电子付款都会如实地记录在相应的APP里。一年到晚,我用上现金的机会也不多,似乎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把收支情况记录在记账本里了,妻子也曾经动员过我放弃。我也曾动摇过,但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坚持,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记录的不再单纯是一些数据了,我记录的还是一份情怀!!

点点温馨

张竞文

“你是哪里人?在哪所学校读书?你现在要去哪里?”她歪着脑袋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看着她天真的微笑、扑闪的大眼睛,我相信她是好人,最后我便一五一十的回答她了。就这样我们长谈了起来,从相识的一瞬间到相识的这刹那,我们像一对热恋的青年,有说有笑的——这是多么的浪漫事儿啊!这是一道多美的风景线啊!这时我多想雨一直下去呀……

可是天公不作美,雨就这样急急的走了。但她一点也不觉察到,我也只好不作声,装着不知道的样子。风呼呼地吹了起来,我虽只穿着单衣,可一点也不感到冷,就这样我们一直闲谈

着,步行着,浪漫着。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美妙的。

这时对面的一个小孩子指着我们傻笑,我们面对面,“噢!停雨了,”我们同声道。怪不得那小孩子对我们傻笑呢!我不禁有点脸红了,一看,原来已经走过了站。

她又微笑着对我说:“雨停了,我要回家了,你自己去赶车吧?有空就写信给我哦……”我边点头边记下了她的地址。她走了不远回头看了看,笑了笑。就是她的这个回眸一笑,让我永远的记住了她。

每当下雨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浮现那一幕,真是好不浪漫,好不温馨啊!

茂名印记



图为原矿车间团总支青年突击队队员合照。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茂名石油公司原矿车间团总支组织的一支青年突击队,是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团队。队员在工作上做到精心维护设备,做好安全生产,在设备大检修中,承担急难重任务,勇当工作排头兵;业余时间经常开展修路、大搞环境卫生等活动,建设美好家园。五十年过去了,照片上的突击队员已退休了。

(陈桂豪)

与蝉共鸣

王侏晓

当窗外的狮子山上响起今年的第一声蝉鸣,不禁使我又想起了儿时在外婆家关于蝉的往事。

我自小寄养在外婆家。那是粤西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我在那里认识了蝉。最先,是外公或舅舅捉来给我玩。几只母蝉,被剪了翅膀,拿在手中,一声声特有的鸣叫,愉悦了多少幼时的岁月。

七八岁后,我已不满足于舅舅捉来的蝉了,偷偷地与村里的小伙伴去粘蝉。粘蝉,得有胶泥。做胶泥,很简单。将橡胶浸在火水(煤油)里,浸上三几天就成。橡胶,离村不远的橡树林有很多。当时,家家户户都点火水灯,偷一点火水,外公不会发现。等胶泥浸泡好后,就到屋后砍一条细长竹杆,修去竹叶竹枝,然后在竹尾尖粘上一小团胶泥,捉蝉神器便大功告成了。轻手轻脚地猫到树林的蝉鸣下,慢慢地把竹杆伸向停在树上的蝉,将胶泥对着蝉的翅膀轻轻一点,蝉便到手了。胶泥粘着蝉翅,它插翅也难飞。粘到蝉后,玩厌了,就拾柴堆火,将蝉放在火中烘,不一会儿就香气扑鼻了。与小伙伴们,你一只,我一只,吃起来,简直是人间美味。

十岁那年,又到蝉鸣时。有一天晚上,我与小伙伴在不堂(晒谷场)玩。玩着玩着,不堂西边的有几米高的芒果树上响起蝉鸣。阵阵蝉鸣,听着就想到了蝉香,诱得我们口水直流。可树太粗太高了,我们爬不上去,况且晚上是很难粘到蝉的。就在大家垂头丧气时,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不堂看鬼头戏(木偶戏)时,有几只蝉就飞扑到光亮的煤油灯上。是不是有火光,蝉就会扑过来呢?大家都说试一试。

说干就干,我竟胆大包天,从不堂边八公的牛栏顶扯下几把干禾草,在芒果树下点起一堆大火。蝉果然朝着火堆扑下来,一只,两只,三只,越来越多,场面甚是壮观,阵阵蝉鸣香味扑鼻。心急的我们还未等火堆熄下来,就拿起木棍,借着月光,将火灰堆里的蝉捞出来。一边捞,一边数。哈哈,居然五十六只。

正当我们准备瓜分蝉时,八公愤怒的吼叫传来了。伙伴们一惊而散,我跑得慢,被八公捉了个正着。结果,外公赔了一担干禾草,平息了八公的怒火。外公“开庭问审”,“好彩”没有棍头侍候。

我光是哭,没有说一句话。哭着哭着,我竟闻到从厨房传来蝉香味。原来,舅舅将那堆蝉拿了回家,在蝉的尾部开个口,将切成条的咸萝卜干塞进去,然后炒熟。外婆将炒好的蝉端出来,叫白眼瞪了几下外公后,拉着我,叫我吃。当时,我把鼻涕一脸泪的,不肯伸手。可是,蝉香味又实在太诱人了,诱得我忍不住想伸手却又觉得不好意思。外婆看穿了我,拿起一只蝉放到我嘴边。时间停止了几秒钟,我终于慢慢地张开了嘴,不过还是装着吃得很难。待我吃完后,外婆又喂我第二只。吃完第二只后,我便不客气起来了,自己不停地往嘴里塞,将膨胀得鼓鼓的。看着我这样,大家都笑了起来。

十二岁那年,我随父亲到县城读书后,再也没有捉过蝉。但每当我听到蝉鸣,总会想起在外婆家时与蝉的点点滴滴,味蕾更是忆起那令人口水吞断肠的蝉香,特别是舅舅炒出来的萝卜干蝉香。那蝉香,我敢说,没有哪种植物比得上它,因为它几十年来一直令我回味无穷并如此难忘!